

周嘉宁 著



天空晴朗晴朗

The sunshine sky sunshine

 明天出版社

天空晴朗晴朗

The sunshine sky sunshine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空晴朗晴朗 / 周嘉宁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32-5496-4

I. 天…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884 号

天空晴朗晴朗

周嘉宁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48 × 210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92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2 - 5496 - 4

定价: 1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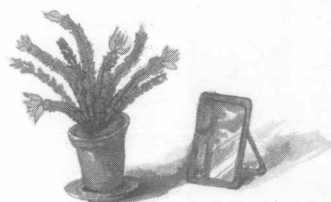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情书。

为了让你记得我们的上海，
我们的时光，
为了怕你忘记，
忘记我。

目录

倒叙	 1	
回忆一	万航渡路	11
空白	 133	
回忆二	陕西北路	139
谜底	 243	
尾声	 251	
情书	 265	
后记	 273	



倒叙

可我发过誓呢，
我发誓永远永远都不会告诉别人这些。
这秘密已经被埋在了河底。

每年的夏天都在等待台风过境中到来，可是时间过去了又何止十年呢。

一个雷在天空中炸响的时候，三三尖叫着从万航渡路那个小得必须把腿蜷起来的浴缸里跳出来，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浑身湿漉漉地推开厕所的门。天空仿佛是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般迅速地暗了下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刚刚被割过的青草气味。她惊魂未定地想自己又逃过一劫，没有死掉。爷爷活着的时候总是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告诫她：“不要在打雷的时候洗澡，水一导电人就死了。也不要看电视，电视机爆炸的。”但是她还活着，并且会在长大以后渐渐忘记爷爷的这些话，忘记那些恐惧。如果童年时代的那些害怕和恐惧都是这样的空穴来风就好了。如果长大以后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大人其实自己也是感觉不到的，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当然那时她还没有长大。她胡乱地

套了条裙子就光脚穿过天井往房间跑。雨水已经瞬间在地上形成小小的水渠，往下水道猛灌。她踩着冰冰凉的水门汀地板把家里仅有的几个电器插头全部都拔掉了，然后就坐在房间中央一把椅子上默默等待着。因为不能看动画片她心里懊恼万分，下午四点半放的应该是《非凡的公主希瑞》。窗户外面的梧桐树疯狂地舞动着树枝，于是她只能够板着一张小脸坐着，眼睁睁地看着来不及涌进下水道的雨水再次往房间里渗进来，渐渐地把整个房间都淹没了。那些在头顶炸开来的响雷令人头皮发麻，她闭着眼睛都能够听到阁楼里面焦灼不安的老鼠们正追赶着彼此的尾巴兜圈子，因此只能够无望地瑟瑟地发抖，等待雨水退去。

好吧，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如果你仔细观察过我，你一看便会知道我就是三三，那个倒霉的严肃的端坐在旧屋里的小女孩。我曾经那么害怕在台风过境的浴缸里死去。我曾经被一只从头顶蹿过去的老鼠吓得大哭着夺门而出，光着的脚底被地上石头拉开巨大的口子，但是我却一直活着，心怀谁都不知道的秘密，费尽全力地长成了那个完全不是我以为的人。如今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故事从头说起，并不是因为我不再害怕了。其实我从未获得过勇气，但我惟恐如果再说，就彻底忘记了。我可以把那些坏事情都忘记干净，可最美好的部分呢？最美好的部分都要随着污浊的时光都被擦去了么？怎么可能甘心呢？而记住它们需要多么神经质的力量。还是那个细骨伶仃横冲直撞的小女孩么？我穿着断了搭襻的凉鞋还能够跑得比男同学快么？我还敢从领操台往下跳么？万一我已经与我最美好的那部分擦肩而过了，我的记忆都还算数么？可我还是要讲给你听，就算我的内心曾经是一颗多么坚硬的小核桃，我还是愿意把它全部碾碎了摊在你的面前，所有的零件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你会在乎么？我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

你会坐下来慢慢听我讲完么？我们彼此都还有这样的耐心么？

昨天台风又来了，我去外面走了一圈，看到好多绿油油的植物浸泡在湿润的空气里。那种长得像含羞草的树叫合欢吧，还有女贞树在六月里面散发着我最喜欢的气味。蔷薇花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都谢了，花瓣碎在泥土里面。苏州河退潮以后在泥土上留下了斑纹，河床边长满肆无忌惮的野草，通通倒向一边。棉花糖般的云在高楼的间隙里奔走。我很害怕你会忘记这些，因为你离开这样的夏天太久了，而我想如果你忘记了这些，你就会连同我一起忘记。

还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彼此忘记更残忍呢？

那么还是从万航渡路讲起吧。三三出生在这里，妈妈在生她之前流掉过两胎，只知道是坐在马桶上面就有血水流下来，却并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姐姐，所以其实她是老三。家里的人都叫她三三，当然试卷上不会写这个名字，试卷上写着的名字非常复杂：许嘉靛。这个名字着实令人讨厌，笔画繁多而且女里女气，很能够想象，等到稍微长大一点便有马路两旁长满粉刺的小流氓会捏着鼻子拿腔拿调地喊“靛妹”。可是整个青春期三三分明都顶着难看的蘑菇头穿着显得过分臃肿的大号童装，甚至根本还没有发育起来。小时候常常忘记在试卷上写名字，数学老师曾经恼羞成怒地拎着一张九十八分的试卷要她回家在练习本上抄写自己的名字五百遍。于是半夜里连爸爸都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三三还驼着背握紧一支笔在练习本上写那三个复杂的字。因为用力过度，食指的指甲掐在大拇指上，写到后来大拇指被掐出一个半月形的紫血印来，就更不用说中指上那个难看得要命的老茧了。而那三个字刚开始的时候还假惺惺地挤在窄小的格子里面，到了后来就歪歪曲曲完全丧失了方向感，盲目不安地左右倾斜，仿佛在恶狠狠地咧嘴笑。其实到了第二天数学老师就完全忘记了他曾经让自己的学生抄

写名字五百遍。他大约只是觉得五百这个数字听起来没完没了，随口说着就抛在脑后了。

万航渡路在静安寺的背后，因为紧挨着一个菜场的缘故，所以并不僻静，每天清晨四五点的时候准时有卡车拉着大捆大捆的白菜来卸货。身上敲着紫色图章的猪已经在烫水里褪尽了毛，被穿着黑色塑胶套鞋的叔叔们用钩子钩着在地上拖来拖去，硬邦邦的。黄鱼车上巨大的冰块冒着白色的冷气互相碰撞，地上终日黑糊糊的。下雨天妈妈总是反复提醒着要踮起脚来走路，免得那些泥点溅在裤子上，可是结果那些刚刚洗干净的裤子上还是沾满了泥点。三三每次经过这个菜场时总是被挂在钩子上的整条五花肉或者是大把大把掐得出水来的鸡毛菜所吸引。接近新年的时候，甚至有巨大的海鱼被全身抹上粗盐以后吊在房梁上风干。肉摊的老板戴着油腻腻的橡胶手套，挥舞着手里的菜刀俯身大声说：“小姑娘，叫你妈妈帮你买块肉红烧啊！”她便立刻没出息地羞红了脸，低头扯着妈妈的裙摆示意她快点走。春天时菜场的角落里面会有卖蚕宝宝、小鸡、蝌蚪和乌龟的。这些她一样不落全部都养过，养在万航渡路的小天井里面。在那些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春天看着蝌蚪没有变成青蛙，却变成咖啡色尾巴还没有褪尽的癞蛤蟆。小指头粗细的蚕宝宝趴在爷爷装蜂皇浆的纸盒子里面，有些吃了不好的桑叶，结果拉肚子拉绿色的屎死掉了。没有死掉的简直就在一夜之间结起茧来，令人不再感兴趣，任它们有一天变成难看得要死的飞蛾拉下一肚子的卵以后咬破纸盒逃之夭夭。其实天井真的很小，单是晾一张床单就会被整个遮蔽起来。爸爸种了些文竹和龟背竹，墙上爬着一簇蔷薇，一到夏初就会开出浅粉色和玫瑰色的小花朵，下过一场雨以后花瓣就纷纷掉在地上慢慢烂掉。平日里乌龟就散养在天井的阴沟槽里。爷爷活着的时候会把鱼肉或者虾肉切成很小的丁去喂它，没有

人喂它它便自己找小虫子吃。有一年夏天台风过后，门口断了一棵梧桐树，这只乌龟也不知道被水灌到哪里去了。

家门口的那段路上摆满了小摊，卖假的变形金刚，一毛一包的酸梅粉，装在巨大玻璃罐子里面的彩色弹子糖或者是得用剪刀剪开来的整张香烟牌子，傍晚时也有用自行车轮的钢丝穿起来的羊肉串，有雪雪白的萝卜丝馅油墩子，用两根竹签搅啊搅就会由麦色变成银白色的麦芽糖。妈妈不让买这些脏东西吃。有一次三三好不容易藏了五毛钱买了一只用牛皮纸包起来的喷香烫手的油墩子，趁着妈妈下班前躲在天井里面狼吞虎咽，结果嘴巴里的天花板被烫了个泡泡不说，还根本没有来得及尝出那个油墩子到底是什么滋味。而沿着万航渡路走，拐个弯就会经过理发店、老松城、新华书店、第九百货商店直到红都电影院。她简直可以闭着眼睛走完这条路。她知道新华书店的哪个架子上摆着什么书，底楼的音像柜台上新到了什么盒带，门口的小摊上有卖各种颜色的橡皮筋和绸缎子，不过妈妈很少买这些给她。可是再往前呢，再往前就不知道了，再往前就不是她的地盘了。她的世界在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仅仅是走到红都电影院便没有了。外面全部是空白。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对她来说不重要，也无所谓。

而我的记忆也戛然而止了。

你还记得夏天穿着拖鞋带了几块钱跟你的男孩子们去露天的游泳池么？大家凑钱买一包最最便宜的香烟坐在游泳池边抽，一包烟两三圈下来就没有了，剩下的钱在游完泳以后买一根赤豆棒冰或者娃娃雪糕。回到家里时妈妈已经切开了半个冰西瓜，你用勺子挖着大口吃完便倒头吹着风扇在草席上呼呼睡去。再次醒来时天都已经半黑了，厨房里飘出煮玉米的香味，有线电视频道两集连播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就快要开始了。现在很少有这样廉价破烂的露天游泳池了，小时候去的

那些如果还在的话也一定已经干涸了太久，瓷砖开始发黄，底上粘满凋落的梧桐树叶。巴掌大的树叶挤在一起，把下水道口整个给堵上了。其实记忆对我来说根本就已经是不算数的了。我知道我给自己装了个开关，开关开启的时候那些伤心透顶的事情就都给忘记了，但是就连同那些快乐的时光也变得非常模糊。过去就仿佛笼罩在迷雾里面，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欢乐。那些最美好的部分伴随着那些最悲伤的部分被笼罩起来了，只剩下大片大片的空白，就好像十二岁以前看完电影走出红都电影院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那外面根本不应该有世界存在，那外面就是空白。

对不起，我的记忆都已经给自己糟蹋尽了。可是谁会喜欢哭泣呢？我痛恨那些夜晚，房间里似乎一个人都没有，布娃娃被外面的灯照着显出庞大的影子来，窗户外的小马路上不断有轿车开过去，影子也被映得巨大投射在对面的墙上一晃而过。蜷缩在被子里面哭是因为心脏已经被毫不留情地捅穿了，风吹过去的时候就疼得要抽搐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也没有办法入睡，只能瘫痪在床上等待着这疼痛慢慢褪去。睡着吧，醒来的时候或许可以忘记，但是如果这疼痛始终无法褪去呢？如果等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耐心呢？

可我发过誓呢，我发誓永远永远都不会告诉别人这些。这秘密已经被埋在了河底。

是跟谁发的誓呢？那个人还活着么？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是不是也已经长到了二十五岁？但是他不会活着。他是被诅咒的。他从小就是一个脑袋后面长着反骨的男孩。他就是那个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屎。他从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被老师预言为是小偷骗子和强奸犯的典型。没有人希望他长大，长到足以进监狱的年纪，或许就连他的爸爸都暗地里希望他自生自灭在那个该死的童年里。可是我知道这是条通道。

想起他的声音，他穿着一双洗得发白脱胶的回力牌球鞋，细软的头发难以压平，站在一个没有背景的地方朝她大声喊着：“许三三，不许告诉任何人。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如果他已经死了呢？如果他已经死了，那么誓言是不是就可以不算数？如果他已经死了，我就成了那个唯一守着秘密的人。如果他已经死了，我是不是可以不再害怕？是不是可以鼓起勇气来把苏州河底的淤泥重新挖掘开来？是不是可以真的坐下来，就好像那个在台风过境时孤独地坐在被淹没的房间中央的小女孩，把故事从头说起呢？你能握着我的手么？你会分享我的秘密么？我从不曾对别人说起过这些，就连对自己，这也将是仅有的一次。我怕我真的就快忘记，怕终于有一天那些美好的事情就好像苏州河浓稠的气味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旧房子都已经被拆掉，好像惟恐我屡屡回头望似的，非要把那些痕迹抹得一干二净，告诉我没有过去，没有迷雾，像个普通女孩子一样放心地长大成人吧。现在我不再相信这些了。我从来没有放心过，我想，对于孤独和等待我已经渐渐地失去了耐心。

“许三三，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永远都不告诉别人！”

“那么你呢？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我阿童木说话算话！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回忆一 万航渡路

很难再写下去，我害怕极了，
可是为什么你们都说要勇敢？
勇敢是骗人的，勇敢是骗子。